



【文化杂谈】

谁夺走了孩子们的想象力

□雨茂

一天深夜接到一通电话。朋友的儿子读初中一年级，老师布置了一篇习作要求当晚写好，到了12点，孩子仍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，妈妈着急了，打电话向我求援。我看时间太晚，于是告诉她，孩子实在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，干脆睡觉，说不定梦中会产生灵感。我说的是玩笑话，平时没有观察，没有积累，写作兴奋度不够，梦中是不会文思泉涌的。

在文学院教书多年，又顶着所谓作家的虚衔，向我吐槽孩子不会写文章的人很多，其中家有男孩的家长居多。有位老乡告诉我，儿子读小学时，周末要写一篇关于春天的记叙文，星期六孩子在家憋了一整天都写不出来，星期天他开车带儿子四处转悠，虽然浪费了些汽油钱，好歹让孩子交了差。其实，我也有类似经历，别人向我倒苦水，我又向谁言说呢？文学院老师教不了自己孩子作文，怎么好意思向别人诉苦？还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吧。

同事的女儿以超过一本分数线分数考进我校文学院，数学、英语分数都不高，但语文分很高。我向同事请教怎样教孩子作文。她说，除了引导孩子阅读，她没有教过孩子写作。孩子写作文从来不费事。细问才知道，她读博士那几年，孩子一直放在农村奶奶家。老人没有文化，但事事由着孩子，所以成天在外面疯跑。可不要小看那几年的疯跑，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、想象力。因为母亲不在身边，孤独无助也伴随着她，所以情感体验远比一般小孩子丰富深刻。长大后写作文，这些都是难得的素材，深刻的观察力、想象力加上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，自然使得她的文章不同凡响。

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：1968年的一天，美国一位3岁女孩指着礼品盒上的“open(开)”对妈妈说，她认识第一个字母“o”。妈妈问她是怎么认识的，女孩说是幼儿园老师教的。这位妈妈在表扬了女儿之后，却一纸诉状把幼儿园告上了法庭，理由是这家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。因为她女儿在认识

字母“o”之前，能把“o”说成是苹果、太阳、足球、鸟蛋等等圆形的东西，但是，自从幼儿园教她认识字母之后，孩子就失去了这种想象的能力。她要求幼儿园对此负责，并进行精神赔偿。这位非凡的妈妈还当庭进行了辩论，“我曾在一个公园里见到两只天鹅，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，放在较大的水塘里；另一只完好无损，放在很小的水塘里。管理人员说，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，剪去左边翅膀的因无法保持身体平衡而无法飞行；在小水塘里的因没有足够的滑翔路程，也只能呆在水里。我女儿犹如一只幼儿园的天鹅，他们剪掉了她一只想象的翅膀，过早地把她投进了那片只有abc的小水塘。”法庭宣判幼儿园败诉！从此，美国《公民权法》中多了两项特别规定，幼儿在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：玩的权利；问为什么的权利。

中国的许多幼儿园只是让孩子成天在教室学习，幼儿的大自然只是从窗户里看到的那一片天空，他们的想象力被禁锢在枯燥的加减法和英语单词中，这还不是他们悲惨生活的全部，回家还有作业，还有数不清的特长班在等着他们。幼儿玩的权利被残忍剥夺，没有一个完整快乐的童年，小小年纪就要学习和记诵不属于他们年龄段的知识，想象力被戕杀，创新能力被抑制，幼儿教育是在犯罪呀！回头想一想我们，小时候的幼儿园就是大自然，我们玩沙、戏水、和泥、斗草、捉虫、逗鸟、放牧……无忧无虑，率真活泼。那一段生活对想象力、观察力、判断力的养成作用显著，对我崇尚自然、爱好写作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。

孩子们到了小学、中学又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更悲惨，一周有五六天时间在教室里苦读，晚上有繁重的作业，周末还要上培训班、特长班，有的还被家长、老师带着参加各种竞赛，这些竞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，而是为了上更好的中学乃至大学。我曾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《培训班成了兴趣的杀

手》一文，谈现在许多学生都是培训班毕业的，培训班名为培养兴趣，却成了兴趣杀手。孩子从小在培训班学什么，大学选专业就避开什么，作文培训班往往成了文学院的杀手，真是莫大的讽刺！

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中，安杰的女儿江亚宁看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后问母亲：“安娜漂亮到什么程度？像谁那么漂亮？”安杰告诉女儿看小说不能这样看。但江亚宁坚持问“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”，安杰让女儿“闭上眼睛使劲想，你想她多美就有多美，想她多好看就有多好看”。女儿告诉她，“不行，我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、小常宝她们。”母亲叹息道：“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看的都是外国电影，那些女演员、女明星，别提了……”但女儿仍然想象不出安娜有多漂亮。那时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在文化沙漠里成长的女孩子连美的想象能力都没有，更不用说主动追求美了。相比江亚宁，现在的孩子能够接受美的熏陶，但“刷题”占据了大量时间，网络、游戏成了他们闲暇时的慰藉，不仅阅读不够，对自然、生活的体验也很不足，审美能力必然缺乏。

一位学生去年毕业了，他在大学里跟我是忘年交，经常在一起对谈。他说：“高中时，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但是他的初中东西对我毫无用处，在初中就已经全部掌握了。高中时我没有听过一节语文课，都是阅读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，结果每次语文考试都考得好，作文甚至屡屡被全校老师传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当时真的死板地跟着语文老师重复重复再重复，估计在那段时间里会没有思考与成长的空间，最终也就是和大部分高中生一样浑浑噩噩罢了。”

从小与外界隔绝，被强行灌输各种关于升学的知识，不会生活，不观察自然，阅读不够，审美缺失，独立思考能力不足，孩子们的想象力哪里去了？还用讨论吗？

（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【社会观察】

『鸟类标本』考题的故事

□陈心想

人生无处不在考试中，考试考的也是人生。即使是狭义的学校考试，好的考题考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人生态度、个人品格，即个人综合能力。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杰弗里·雷波特教授讲过一个关于考题为“鸟类标本”的考试故事，很能说明这个道理。

雷波特在哈佛大学读大二的时候修了一门动物学。期末考试在一个大堂里进行，助教在开考前用小推车推来了一个大鸟标本，而且这个标本用麻布袋盖着，仅露出两条细瘦的小腿、一小撮羽毛和固定在基座上的一对爪子，没有任何其他线索。要求就凭这些线索来运用那个学期所学的知识，尽量以专家的口气来描述这个标本的特征，并推断出这只鸟的迁徙模式、日常食物、交配习性、交流方式、群居本能，最好也要把其属名和种名交代出来。考试时间四个小时，可以认真观察标本，但前提是不能拿掉麻布袋。这么一个怪异的考试，终于在一个小时后，让一个考生忍受不了了，他冲着研究生助教大骂：“这种考试真过分！简直是侮辱人！我不考了！”然后嚷嚷着愤怒地走了。

雷波特通过这个故事想说的是，在极不确定和剧烈变动的情况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在这个故事里，考题就是利用非常有限的信息来分析、推理，并做出决定。当出现那个闹考场的考生时，又是一个选择考验。实际上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具备坚定的信心。在真实的生活里，人生和事业都变幻无常，也无法保证能有一定的结果，就如同这个考试，仅仅凭借那有限的信息来判断、答题。事实上，生活中总是面临着诸多仅有一点线索信息或者知识的时候，必须做出决定，继续前行。决定不一定对，但是必须有信心。如果像那个中途退出的考生，结束得容易，但明显不够理性，后果也没那么轻松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考虑到这门课的分、学分、学业等问题，就会意识到这不是中途一走了之就可以解决的。

如雷波特所说：“若想继续往前走，关键就在认清一件事：追求任何重要目标——比如写好答卷、完成考试、修满学分——都要接受手边资讯有限，将来也会经常如此的事实。另外还必须了解一点：如欲采取重大行动，永远都要具备大量经由训练得来的坚定信心。”

保持自信，这就是雷波特通过这个故事最想告诉读者的。他要我们遵守个人的是非标准，拒绝接受别人的煽动，思考自身和人类的处境，之后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。

他的这个自信要求，正好与《记得你是谁》作者的母亲的教导是一致的。哈佛商学院的前院长金·柯拉克教授回忆母亲当年对他的教导，每天早上他离开家门时，母亲都会低下头来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小金，你今天是出门当领袖的，千万要明辨是非，可别让他人牵着鼻子走，要记得你是谁呀！”是呀，外在因素总是试图影响我们的判断，引诱或者阻碍我们成为自我，做好人生的答卷。考试与人生，似乎总是一个庄周与蝴蝶的寓言故事。

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的高考、研究生考试、博士考试，其实考的不仅是知识，还有很多知识之外的东西。比如一场研究生考试，一门课三个小时，坚持下来是需要毅力和体力的，答题本身也是需要点智慧的，除非考题太愚蠢。又比如古代科举考试，举子们考下来，除非作弊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考验。常听考生下了考场抱怨说没有发挥好。其实发挥得好坏本身，除了受运气的影响之外，还会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。比如上面说的那个考试中途退出而且大骂助教的人，就是影响他人考试情绪的因素，而这些都是预料不到的。自己该如何处理这种因素的发生，也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素质。所以，考场发挥本身就是考试要测试出的能力要素之一。

美国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，我们知道有SAT和GRE，这类考试时间要求都很紧，而且考试时间长，现在电脑机考每部分试题的时间都是规定好的，规定时间内答不出来，这道题就过去了。总之，这两项对一个人的反应能力以及应付长时间作业的能力、毅力、耐心等，都是一个考验。通过这样的考试，基本上可以说，把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挑选了出来。

如同“鸟类标本”这样的考题，如果考试设计较好，考察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面对人生和生活的智慧。而这样的考题，在生活中和事业中，似乎不断地在涌现。我们是充满自信地认真答卷，根据有限线索做出判断，还是中途一走了之，就在个人的修为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）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孔昕
美编：马晓迪